

從母親那裡聽到了一則趣聞：父親閒無來事在街上走著，一位巡邏的員警看見他、走近他，用臺語問他：「阿伯，我給你一包米要不要？」父親一聽，瞪著那員警極不悅的回答：「不用！」隨即走開不再搭理……因為那員警或許將他誤認為流離失所的街友，而讓父親氣憤得轉身就走。

我想像身形矮胖的父親，穿著一件髒汙破損的白背心上衣，大大的圓肚子下一件拉不上拉鍊，只得用皮帶胡亂勒緊的破舊西裝褲，腳上穿的是廉價綠色夾腳拖，加上一頭終年未梳的亂髮，黝黑的皮膚上一痕又一痕的傷疤，在人民保母眼中，這樣的人在路上走著，不知不覺懷想出背後一個令人同情的身世，悲憫之心油然而生——那員警的誤會情有可原。

小學畢業之前，父親原是個賣水果的流動攤販，總是穿著一件白背心上衣，俗稱「吊嘎」。早上在傳統市場，下午則推著一輛滿載木板、鐵架和水果的三輪車，到家附近一處十字路口天橋下擺攤，繼續賣到深夜。街坊鄰居總暱稱他是「那個賣水果的」。小學畢業之後，父親轉職，開始從事資源回收、廢五金買賣，他身上那件白背心上衣，布滿了凌亂的汗痕和破洞，他的褲子更髒，四肢有更多因抬物而增添的傷痕。

成年之後又聽母親轉述另一件事蹟：一日父親清晨到郊區的牛舍放牛吃草，那房舍坐落在田間，再往下走是林子，一個男人拿刀從林子走出，出現在父親面前，告知父親：他是個「兄弟」，現在正在跑路需要錢。父親掏盡了身上所有的口袋，湊了八百多塊錢給他，臨走前，那兄弟回頭打量了父親幾眼，竟停下腳步，用臺語對父親開口：「我看……你也是個艱苦人，這錢……還給你。」清晨五點多可以搶到八百多元，算是很好的「開市」，而父親看似貧困的模樣曾獲員警憐憫，如今竟也得強盜的同情。我聽了笑到流淚，強盜能夠如此，果真印證：臺灣最美風景是人啊。

與父親長年一身邋邋的衣著相比，他臉上倒是從不見一絲羞赧。

強盜事件之後，他更加理所當然，認為這一身是最好的保護色，只是這事件之後，他心裡也留下陰影。工作者，他從被置棄的木板床扯下一根木頭床腳，插在自己的摩托車後座上做為防身禦器，每每驅車上街，那一臺車上插著一根木頭床腳的景象，總獲得兩旁瞠目結舌、暗暗的矚目，但他毫不在意。

說到牛，那是從小到大父母爭吵的緣由、孩子們最大的夢魘。

別人家的寵物是貓、是狗、是兔子、是楓葉鼠，父親的寵物是牛。

只要父親一整天都不在家，母親就說：「他去買牛了。」買牛這件事得耗費一天，父親搭車到南部，與牛販接應，挑選好他想要的小牛之後，再跟著卡車回到中部，傍晚時要備齊糧料、安頓好小牛。

然後在每天工作之前，父親會先到牛舍放牛出來吃草，工作完畢，即使一身疲累，也要把牛牽回牛舍，才算一日的終結。

每次父親回到家，那身上飄來的濃厚牛屎味，天天惹得持家的母親大怒，為了這牛屎味不時以高分貝的嗓音怒罵父親一頓，但父親總一句不回，在母親的怒罵聲中洗淨雙手，上餐桌吃飯。最可怕的是當他在浴室梳洗完畢，褪下來的衣褲所散發出來的刺鼻臭味，讓人無法再踏進浴室一步，也無法容忍自己的衣物要與其一同清洗。面對母親的怒罵，父親從不回話，也從不妥協，小牛養大了賣還給牛販，再買一隻小牛繼續養，一隻又一隻，他從不放棄自己獨特的養牛之癖。

曾有一次從洗衣機裡拉出衣服時，親眼看見衣服上兩隻白蟲在我眼前蠕動著，我嚇得放開衣物大叫，驚駭的向母親投訴：「我受不了了！」母親皺著眉……沒多久，她用自己兼差的微薄收入，咬牙分期買了另一臺洗衣機，洗她和孩子們的衣物。

一次朋友送給他十頭黑豬，後來父親帶回的不止牛屎味，還夾雜著更令人作嘔的豬臭味，長年瀰漫在家裡，至此我們全然崩潰，母親以幾近歇斯底里的方式，逼他賣掉那十頭黑豬……但他仍養著牛。從小在都市長大的我們，越融入文明的細緻淨化，越無法容忍、更無法理解父親彷彿和我們不存於同時空的粗鄙之氣。

在父親的「動物園」裡，以牛為主角，不時還會有其他小動物收編，他擁有可能發現動物的體質。雨天夜裡經過某個學校門口也能撿到一隻兔子、行走在路邊彎腰，隨手就握起一隻比手掌還大的烏龜、別人送他的貓……。撿到烏龜的那一天，父親從廚房拿了一把空心菜給牠嚼，孩子圍在旁邊看著，看著烏龜張開嘴巴，口腔裡的一排細齒清晰可見，一口一口嚼著，空心菜梗越來越短；他把兔子養在扁長的雞籠裡，旁邊放置著一麻布袋的高麗菜，每天抓一把葉菜撒給兔子吃，媽媽帶我們去看，把兔子抱出來時，兔子的腳因害怕而顫動得厲害，但那兔子身形極長，頭和後腳都超過雙手持抱的範圍，簡直像中型犬；別人送他的貓還小時，他又不知從哪裡撿來一只賽鴿籠裝貓，朋友到家裡串門子，看到他拎著賽鴿籠進門，問：「你開始養鴿子啊？」父親一言不發，打開籠子，一顆小貓頭竄出來……。

一年夏天，父親中午都帶回一顆大西瓜，我每次切開，發現裡面果肉都糜爛微微發酸了，能吃的不多，我一邊挑著吃一邊問：「爸，你以前不是賣水果的嗎？怎麼這麼不會買西瓜？」他淡定吃飯，說：「那不是買的，是撿的。」「為什麼你

要撿西瓜給我們吃？」「那不是給你們吃的，是給牛消暑吃的。」

一口西瓜頓時含在嘴裡，吐不出來也吞不下去。

一次陪他去牛舍，天氣很熱，爸爸問：「要不要吃西瓜？」「好啊好啊。」他快手俐落，就地剖了一顆大西瓜，我們吃得高興，不一會兒，他又問：「還要吃嗎？」滿嘴西瓜的我們尚未回話，他說：「不吃的話，剩下的我要給牛吃了。」

另外那半顆西瓜，被父親給丟進了牛舍，我和牛的一雙銅鈴大眼對望著，牠張口嚼著西瓜，我也嚼著西瓜……那對視大啖西瓜的畫面竟有說不出的詭奇。

我們習得的動物學，從不在寵物店裡。

最後那三年，父親終於在離家更遠的郊區購得了一塊地，中央有一小路將地一分為二。他興沖沖的買了牛，買了一群小鴨仔來養，以及兩隻大白鵝（看門用的）。

不知從哪裡他又買到了一副犁，架在牛身上要犁地，牛踩沒兩步步伐歪歪斜斜，立刻就把身上的犁給甩了，不願意犁田。父親仔細察看才發現，那塊地表面是土，底下全是一顆又一顆的大石頭，所以牛踩得不穩、根本無法耕種。那塊地後來放置他收來的廢五金。另一邊的地架起了棚架，種絲瓜、種南瓜，棚架下是小鴨仔和大白鵝的家，那一群小鴨仔讓父親餵養大了，每天回報以新鮮的鴨蛋和不時冒出的鵝蛋。

未經許可，空地上不能蓋房舍，父親只簡單架起四根鐵柱子，上面蓋一片鐵皮，放些雜物。這塊地離家甚遠，來回要兩小時，這裡有他的動物園、有他種植的作物，是他一手打造的基地，父親常在這裡忙到深夜，後來他索性不回家睡，竟就在鐵皮蓋下，以地為床、以雜物為枕，以圈養的牛鴨鵝為鄰、以呼嘯夜風為催眠曲……，清晨路過的居民看見嘖嘖稱奇，事後告訴我：「我真佩服妳爸爸，竟然有辦法這樣睡在這裡？」

父親過世後，我請了工人花三天清理那片地，地上廢置二十多臺冰箱冷氣機，是他想放在這兒敲敲打打，分出值錢的金屬來賣，一大片舊帆布下罩著的，竟是一臺嶄新的三輪機車，被他視若名貴跑車般收藏著，因為他一生都騎著三輪機車，載水果、載廢棄物。

父親沒有任何體面的遺物，有的，是清理出來一箱又一箱的破爛廢五金，和我最後看見的那一長袋，來不及穿的綠色夾腳拖。

清理完畢，整片地恢復空曠，我坐在邊上歇息，細縫抽出的紫色小花長得茂盛，透過陽光和風，耀眼的搖曳著。從沒有想要走進父親與常人迥異的世界，卻在他離世後整理他的遺物，一點一點地拼湊出他的日常、靠近了他的世界，我靜靜想著，與其他父親不一般的，我的父親。

父親十歲喪母，在彰化的鄉下長大，兒時總跟著爺爺拉水牛犁田，沒錢買肉吃，爺爺就帶著他在野地抓兔子，抓回來養在床底下，養肥了再宰，沒錢買肉吃就吃兔肉補充營養，他按著童年記憶飼養兔子，難怪他養的每隻兔子都肥呼呼。到了城市工作、養家，蒼茫天地所賦予他的是莽而無畏的生命力，在這裡卻成了種種不合乎城市生活的怪異行徑。

父親啊，到頭來，你未曾有一日，如我幼時想要的那樣體面的父親形象：可以一身整潔襯衫、公事包和西裝褲。父親啊，到頭來，你這一生遺留最多的，是那一雙又一雙來不及穿的綠色夾腳拖鞋。看著那一袋再等不到一雙悍腳穿入的拖鞋，我竟有說不出的惆悵。

父親啊，請原諒我，在那些逐年成長的時光裡，城市的馴化限制了我的想像，我連想要了解你的想法都無法升起。當你老在你執著的田園夢裡，我循著成年孩子的天性，如箭而飛，向外追尋，沒有回頭看看仍執著如此度日的你。原來這些那些，都是你童年的那片天那畦田和那隻牛，是你回不去的地方，你卻如此、如此想念，在繁重的生活之外，也要一點一點建立屬於你的烏托邦。

但風吹得很溫柔，拂過紫色小花、拂過父親生前最後親近的這塊地。

父親啊，在你長眠的夢裡，是否如願以償，見到了童年那片情景。